六家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張協字景陽載之中第西晉仕至中書郎河間內史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向曰沖漠幽寂也公子蓋假言之以爲問荅言其含華美之德潛隱其光曜也 善曰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

嘉遯龍盤越 善本作翫字

世高蹈 良曰嘉善遯避蹈跡也公子善守其德以避人世如龍盤山川之中人莫之知超越時俗以習高跡也 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蟠龍賁信於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 銑曰浩然大道之氣也玩習也衆妙謂大道之門 善曰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 烏浩反翰曰絕滅景影遐遠窮極奧深也謂公子滅跡於大荒遠阻之地吞其聲響於幽山極深之處使人不見不聞也 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奧隱處也

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 七到 焉 濟曰徇求造就也假立此求華大夫聞沖漠公子就問焉 善曰徇營也華浮華

乃整 善本作勑

雲輅驂 七南 飛黃 良曰輅車也驂駕也飛黃神馬也求華大夫乘此車馬往沖漠之所 善曰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輅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皁也

越奔沙輾 女輦 流霜 銑曰越過奔流也流霜西北地寒常多霜飛故車足輾行流猶飛也 善曰劉劭七華曰超重淵越流沙也

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 向曰陵扶搖之風謂乘虛而行躡以足躡行之堅冰之津謂寒處 善曰莊子曰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也

旌拂霄堮 五各 軌出蒼垠 翰曰旌旗也乘空而行故旌旗拂於雲霄之厓車跡出於蒼天之畔堮厓也軌跡也垠畔也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堮端崖也

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 濟曰清泠晴色故無霞也曠遠朗明也無人居故無塵也

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 良曰重岫石室皆所行歷險阻之處轡輪皆求華大夫之車馬也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窮皐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西王母石室中

遂

適沖漠之所居 善本有此一句善曰爾雅曰通之也 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 向曰崢嶸幽藹並深皃蕭瑟虛玄寂靜皃 善曰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玄幽遠也 溟海渾 胡本 濩 胡郭 涌其後嶰 胡賣 谷 嶰 勞 嶆 曹 張其前 向曰溟海海名渾濩水涌聲嶰谷山名嶰嶆險皃張列也 善曰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員海員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聲也後袞切又曰濩霤下皃也漢書曰取竹之嶰谷音義曰嶰谷崐崘北谷名嶰嶆深空之皃也 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 良曰尋長竦立壑水也謂長竹立莖蔭其水百籟謂林木孔穴激風成聲者及鳥獸之類羣鳴皆聾聒於山中也 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既喧山爲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耳不聞也 衝飈發而迴日飛礫 力 起而麗天 翰曰衝飈急風也此急風忽發故能迴日光使却行也礫石因此風而起激拂於天 善曰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東京賦曰飛礫雨散也 於是登絕巘遡 素 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 銑曰絕巘高山也遡向也求華大夫陳分辯疑惑之辭命沖漠公子以巖穴之下乃與之言 善曰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遡向也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辯惑 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 向曰不卷藏其道以背於時君不遺棄其身而隱匿名跡 善曰應揚釋賓曰聖人不違時而遯迹賢者不背俗而遺功士啓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竄端匿迹也 生必輝 善本作耀字 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 翰曰玉牒金冊並國史也歿死勒記洪大伐功也謂生死必須垂名記功於史冊以示天下傳於後代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韋端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冊已見西京賦 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 濟曰避代自隱曰陸沈竄藏也 善曰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 良曰平生歡娛之道滅而君臣之義廢失資於事父以事君也 善曰漢書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一愁洽百年苦溢千歲 翰曰愁心多於百年苦思盈溢於千歲洽猶多也 善曰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何異促鱗之游汀濘 寧 短羽之棲翳薈 烏會反翰曰促鱗小

魚也汀澤淺水也小鳥之棲於蒿草　舍曰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于窮澤漸漬汀澤當何聊賴汀吐泠切說文曰澤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也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向曰天人之大寶謂富貴榮華　縱性之至娛聲色滋味也　舍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楊朱曰縱性之至娛謂不逆萬物所好七啓曰說游觀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　良曰所游處大所居處高也　舍曰列子中天乃止　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

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　翰曰傾盡天下所樂膏腴之美盡悅之也殫盡也　舍曰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賦曰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

鑽屈轂之瓠護解蹏屬之拘子欲之乎　向曰齊有田仲者屈轂往見之謂仲曰轂大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效之仲曰堅如石不可剖也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漿故如鑽屈轂之瓠使其可用也昔吾無用此而今大夫喻公子入仕故如解蹏屬山中今公子自苦於窮險之地而大夫欲以榮貴及於公子亦如解此蹏屬之拘桎梏也子之欲乎謂大夫問於公子　舍曰言屈轂之瓠難鑽蹏屬之拘難解今欲以辯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告士田仲者宋人屈轂往見之謂之曰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斲厚而無竅不可以受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有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貳負殺猰貐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其右足反縛兩手也

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敢　不材來集此荒外雖不達義敬聽嘉說也萃集敢達語說也　舍曰禮記曰毛蓑詩傳曰萃集也考經曰參不敢說文曰話會合舍言也

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音據蒼岑而孤生　翰曰太冥北方極陰故曰太冥也　舍曰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絕然北方中黃鐘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也　銑曰黃鐘音律之長也蒼岑青山也

瓊巘嶒嶱金岸岨峿步迷崦　舍曰瓊巘玉山也魯靈光殿賦曰崩縕綴而龍鱗岫峿峿峿瀺平皃也　峿音帝向曰瓊巘玉山也金岸岸之生金者嶱崚峿峿峿險高皃

跼之石實之蹊輸　翰曰跼蹜路也上無飛鳥之巢下無跼石之路謂險極　舍曰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

上無陵虛之巢下無當風谷左　舍本作左字

走高誘曰實地也廣雅曰蹎履也跕與蹎同 **搖肹** 月肹危也峻高也 **蹎跕** 搖肹危皃也 **秋之鳴飇** 銑曰晞乾遡向飇風也謂桐木之葉春露既乾向秋鳴風 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遡與遡同已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 **零** 善本作雲字 **雪寫其根霏** 向曰謂衆木既繁而桐木猶未綠秋草未衰而枯葉先凋 **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 素謂衰也 善曰傅毅七激曰陽春後榮涉秋先凋也 **於是構雲梯陵崢嶸** 翰曰構樹也陵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 **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 銑曰營匠匠人也伶倫古之善音者 善曰營匠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斲斫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十二簫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黃鐘之宮也 **器擧樂奏促調** 翰曰器擧謂琴成也高張清調 善曰禮記曰金石之絲竹樂之器也楊雄解難曰絃者高張急徽也 **高張** 石絲竹樂之器也楊雄解難曰絃者高張急徽也 **音即號鐘韻清繞梁** 濟曰號鐘繞梁並琴名也即清者謂勝於此二琴耳操百牙之號鐘兮挾秦箏而彈 善曰楚辭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吾心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子之心與我同也吾安逃子哉列子曰绕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 **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 善曰風俗通曰聲音和則風鳳鳴也 **於是歸昌** 良曰八風八方之風歸昌風也淮南子曰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詩外傳曰鳳皇鳴曰歸昌歸昌鳳鳴也 **啓中黃之少宮發蘂收之變商** 濟曰中黃之帝也蘂收秋神也黃帝聲佐之以少宮之音秋神聲佐之商音如臣佐君也 善曰中黃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授中徵以及泉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蘂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若乃龍火西穨暄氣初收** 良曰龍火火星秋則西南見也 善曰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也 **飛**

霜迎節高風送秋翰曰節氣還改若迎秋也　善曰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荻風激其崖李尤七款曰季秋末際高風荻厲也　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向曰懷土謂思歸也流宕謂遠游百罹憂也　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恢後漢序曰十庶流宕作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　善本作流涕銑曰柱彰也撫而促之使急也酸鼻中悲酸也揮彈也危高也若絇瑟促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　若乃追清哇赴嚴節　銑曰清哇洒聲也疾鼓曰嚴節急節也漢書曰憒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　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　翰曰綠水白雪琴曲名激楚流風歌曲名迴謂聲之迴還也結謂聲繁也　善曰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宋玉風賦曰爲幽蘭白雪之曲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淫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也　悲葉荻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翰曰葉荻草日生一葉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葉至月終則盡月小餘一葉望舒月也十五日已後則缺皆悲悼歲月之易往也　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注曰姮娥羿妻也避漢文帝諱改爲嫦娥歸藏啓筮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悼後羿之將亡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夜半望舒出　嫮老爲之嗚咽　向曰嫮老之人聞此琴則驚心悲咽也　善曰左氏傳初莒女嬰孤獨人也嫮寡婦也此孤獨寡老咽悲也　寡婦爲鬌毛詩曰寤擗有標毛萇曰擗拊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嫮高誘曰寡婦曰嫮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　銑曰王子仙人也拂其衣纓傾耳來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謂噓者開口鼻也仰秣者有草而不食仰首而聽曲也　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者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曰頃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鱏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莫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慷慨骨騰肉飛莊說文曰噓吹虛音虛秣或爲蹀也　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　善曰莫伯仁龍馬賦曰舞賦曰天下之衆妙向曰病此事未能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從大夫而聽之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　音聾良曰蘭香秘深也櫳疏也上既說琴而公子未

能聽之故述此香宮深宇彫綺之飾欲以發其心也　善曰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祕殿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雲屏燭汗瓊壁青葱

翰曰屏牆也畫之為雲燭汗文色刻之為雲氣王褒甘泉賦曰燿照形之玉壁也　善曰毛詩曰乃立皐門皐門之外有二應門應門之內有三朝王之正南門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兒瓊壁以玉飾牆青葱玉色

臺九重　濟曰應門郭璞爾雅注曰綺疏也

瑶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為九重高臺也　善曰毛詩曰乃立皐門皐門之外有二應門應門之內有三朝王之正南門也鄭玄曰屏謂之樹兒瓊壁以玉飾牆青葱玉色

應門八襲旋

向曰表立也百常高也闕樓也圖統也埔牆也三板曰雉言百常者多也　善曰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延金城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也

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

翰曰表標也百常高也闕樓也圖統也埔牆也三板曰雉言百常者多也　善曰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延金城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也

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

銑曰嶢高木曰榭　善曰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逈清風而立觀國語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嶢榭迎風秀出中天

銑曰嶢高秀特也有必為九重高臺也　善曰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逈清風而立觀國語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翠觀岑青彫閣霞連

翰曰翠色樓觀如山雲霞相連

長翼臨雲飛陛陵山

良曰屋檐如鳥翼之臨雲也飛陛階道也言高如鳥飛而陵上於山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

望玉繩而結極承倒

景而開軒　濟曰下編星名言結此星構棟宇以為極標也倒景近天而下看日之處軒門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說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日景皆倒在下也軒長廊之隱也

賴素炳煥粉　汾

棨嵲峨　銑曰赤白之色雜於室中粉棨屋之木名炳煥光貌嵲峨高重貌　善曰毛萇詩傳曰赤也說文曰棼複屋棟也梦與粉古字通也

陰虬負檐陽馬承阿

向曰虬龍陰物為陽物為陽馬承檐陽馬受檐陽馬承謂刻作其象負荷檐梁之勢承接木石之曲阿曲也　善曰虬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虬馬翰曰鏤金玉於室宇之中英華皆謂美也

文疏含秀圓

阿曰疏窓也圓非謂屋內向下作井形畫以蓮花芰吐於圓淵方井反植荷菓張載曰疏刻鏤也秀謂華也

重殿疊起交綺對榱

銑曰重為殿堂相疊而起交為綺綵以對窓榱也　善曰西京賦曰綺疏刻鏤而交綺結以疏寮文字集略曰榱以帛明窓也

幽堂晝密明

良曰晝密謂深夜朗謂高敞

焦螟飛而生風

善本作風生

尺蠖

烏鄒動而成響 翰曰室之深者自生風易響應故雖焦螟微蟲飛亦成風尺蠖小物動乃成響故其宜也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青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藪 濟曰玩習也倦勞也山下林曰藪 善曰列子曰晉平公問於晏子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青蟲名曰蠛小物動乃成響故其宜也 善曰列子曰晉平公問於晏子曰天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青蟲名曰蠛小物動乃成響故其宜也

色不可常玩閩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藪 登翠阜臨丹谷 良曰阜小山也 善曰爾雅曰山一成曰阜

鉞曰華草雜色如錦文繁又似星之照燭 華草錦繁飛采星燭 陽葉春青陰條秋綠 向曰陰條謂竹柏松桂之流 善曰張協七命曰芳苓翠蔓陰條結實

善本作徽字翰曰華與實更代而新承任其意恣為觀賞 仰折神蘤 蘤古花字 俯采朝蘭 向曰神蘤香草 善曰本草曰蘭一名蘤許妫切 遡素

經曰白芷一名蘤許妫切 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瑶壇 鉞曰遡向也蘅香草也薄聚也椒亦香木種之於玉陛之道塗道也壇猶階也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書曰偃觀此瑶堂王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

爾乃浮三翼戲中沚 善曰良曰三翼舡也沚池也 善曰越絶書伍子胥曰吳王闔廬造三翼舡一曰大翼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也 潛鯀先駭驚翰起 濟曰池之潛魚以舡游而驚也翰鳥鯀魚駭驚也 善曰蘇林漢書注曰鯀音魚鯀名呼魚謂之鯀猶呼串以為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也 沈絲結飛繒以弋理 翰曰絲綸也繒弋鳥繳也 善曰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萇曰緡綸也鄭玄曰以絲為之綸周禮曰繒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繒 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 向曰用飛繒以弋鳥故於赤霄之外施沈綱以取魚故出於深淵之下歸翮鳥也華鱗魚也紫淵謂其深色然也 善曰歸翮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鳴鵠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也 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 翰曰謂逆水上故須縱棹以接風勢順流下故正楫而從波行也弭止也楫亦棹也 善曰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 吹孤竹拊雲和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 良曰淵客榜人並行舟人也 善曰淵客者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員四人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揖曰舩長也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也 歌

曰乘鷁 善本作鳧字 舟今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 善本作芝 銑曰鷁舟舟名嬉戲也洲水畔芝香草 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鄭璞曰舟為鳧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觀龍舟也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 樂以忘戚游 向曰滅憂卒終窮盡也言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也 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 濟曰宴安浩大麗美也 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浩猶大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 翰曰謂秋九月授衣 善曰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劉植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 天凝地閉風厲霜飛 翰曰天凝謂霜也地閉謂冰也厲嚴也 善曰凝猶結也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囹圄助天地之閉藏也 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 銑曰本之柔條至秋則成勁葉遇於風霜日見稀也因氣倣殺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也金郊西郊也講師謂講武教戰也 善曰禮記曰季秋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也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爾乃列車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 向曰輕武車名戎剛兵之剛猛者建旗之屬雄芒劒戟之利刃 善曰輕武戎剛曰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韓子曰管仲之始化也桓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漢書曰衛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雲髦雲飾竿上施旄也上林賦曰連雲飾髦與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貢諂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也 鴈紅陽之飛驚驂唐公之 善曰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驟疑含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驌驦驂馬馬離曰驌驦驦鷹也馬似之也 屯霜騭羽隊於外林縱輕習弋於中荒 濟曰屯聚也羽隊持箭者為隊伍輕翼謂鷹鸇之類 善曰羽獵賦曰蒙盾負羽而為隊也萬討翼左右甄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為兩翼夜火相望 布飛羅罝陵黃峯挂青蘊 翰曰羅罝羅網也將此 爾乃

網陵於黃岑挂青蠙也黃者謂山居上侵黃道日行處也善曰羅或云飛羅盧端切爾雅曰鵰罟謂之罬罬或作罝音昊夫然免罝也劉逵吳都賦注曰罝麋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罬或爲羅也爾雅蠙墮也郭璞曰山墮長者荆州謂之蠙善本作諮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翰曰畫謂分長川以爲限制流谿以爲關守恐失禽也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良曰網羅既密關守已周故獸無疏漏遺走之路善曰向曰叩擊鉦鼓以數立功校之法舉麾號令論其所獲賞罰之制以示衆人然後馳騁自讚美也麾謂白旄之旌以指揮軍衆者善曰周禮曰鼓鉦鳴鐲車皆行鄭玄曰鐲鉦也軍聚衆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鏑的翦剛豪落勁弩鳴鏑的翦剛豪落勁弩善本作鳴鏑箭也銑曰說文曰弩張弓金機弩牙也鳴鏑箭也翦剛豪獸也勁蹋鳥也蹋落傷也善曰說文曰弩張弓金機弩牙也以金爲之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是也競驚駢武齊轍善曰驚駢並武跡也齊轍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良曰並飛走亂急也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良曰景影也之和上警猶鄉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舉戈林竦揮鋒電滅翰曰練驚也電滅言疾也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廣雅曰竦上也殫地穴向曰雲巢高巢也殫盡也地穴獸居處謂傾盡鳥獸有圓文之狖牽斑題之縱善曰孫卿子曰下善曰周禮有穴氏鄭玄曰穴搏蟄獸所藏者也乃音宗銑曰狖縱獸名圖文者其文圓也斑題斑額也善曰毛詩傳曰豹三歲曰狖縱然狖縱指諸獸不專論豕也目電瞵七容反銑曰鼓動髮鬣則風生怒鼓鬣獵風生怒口齜霜刃足電瞵有光也善曰瞵光也七從切足撥飛鋒濟曰鋒刃也此皆獸與人爭鬬善曰說文曰齜齧也胡狡切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林蹶厥石扣叩跋步末幽叢向曰恐懼馳走之急也鼈以鼻搖之蹶謂足撥過扣跋擊排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跋躡也扣擊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幽叢深木林也善曰鼈以鼻搖動也郭璞爾雅注曰躡動搖之貌於是飛黃奮銳貫肓善本作胷石字逞伎慶子六封豨喜

僨 奮馮豕 翰曰飛飛廉黃中黃賁孟賁育夏育並古之健勇人也皆奮起其勇逞示伎巧也封馮大也僨僵也猶豕獸也 善曰史記曰飛廉以材力事殷紂尸子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斗沙也淮南子曰伍子胥曰吳為封豨脩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豬為豨爾雅曰僨僵也甫運切僨或為攩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

拉 力荅切 **虡** 含叔 **摧解貔** 宅買切善本作鴈字 **句** 古侯 **爪摧鋸牙押** 北買反銑曰虡解貔猛獸名既為勇士拉挫爪牙雖如句鋸之利並見摧押者也 善曰爾雅曰虡白虎黑虎張揖漢書注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也淮南子曰勾爪鋸牙於是擊矣說文曰押兩手擊也補買切

澤 濟曰瀾漫狼藉言獸死者多也傾於北 **掩** 蒲 **瀾漫狼藉傾榛倒壑殪** 疾賜 **掛** 古賣 **出僵踣** 滿北 **藪為毛林隰為丹薄** 翰曰榛林倒於溪壑落肉挂於山峯僵斃掩於川澤榛木林菢肉也僵踣斃也 善曰說文曰草編狼藉也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菢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踣前覆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 藪澤之中禽獸之毛為林原隰之木塗禽獸之血為薄薄亦林也丹亦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也廣雅曰草叢生曰薄

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旄 藏旆旌旄者剥鳥皮置之竿上曰撤除也頓猶捨也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也

林衡計鮮 向曰虞人林衡周時掌山澤官命數其所獲之獸計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也 善曰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

論最犒勤息馬韜弦 向曰最謂功第一者犒勞也勤勞韜藏也謂論其第一之功以勞其勞息馬而藏其弓弦也 善曰張晏漢書曰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傳注曰犒勞也又曰韜藏也

肴駟連鑣酒駕方軒 良曰肴膳也方並軒車也謂宴軍士其行駟以駟馬連銜並車駕酒而行之 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酒車酌醴方駕授饗也

千鐘電醼 子曜曰升觴舉燧既醼鳴鐘說文曰醼飲酒盡也 善曰孔叢子曰堯飲千鐘西京賦曰炮炙多陵阜之間霑流脂膏豁谷之內臰其香煙也芳香也

陵阜霑流膏豁谷厭芳煙歡極樂殫遷節而旋 良曰宰割善本有此兩句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

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

而爲之乎 善曰封禪文曰天下之壯觀也 公子曰余亡柯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 翰曰陽劒劒名歐冶善爲劒者營作也 善曰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齎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爲鐵劒可乎於是干將使之作鐵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陽劒見下文也

精 濟曰耶谿赤山並山名出銅鐵也鋌鐵名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有寶劒五聞於天下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許愼淮南子注曰鋌銅鐵璞也精精銅之妙者 善曰客有能相劒者名曰謂其中尤善者也

越 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有寶劒五聞於天下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許愼淮南子注曰鋌銅鐵璞也精精銅之妙者 善曰客有能相劒者名曰謂其中尤善者也

鈇踰羊頭鏌 善本作鏌字 越 丁翰曰鑄鐵不消以羊頭也鍛成謂濟南鍛成之劒踰越皆過也 善曰淮南子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騏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許愼曰銷生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鏌或謂爲鏌廣雅曰鏌鋣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劒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椎也

乃鍊乃鏌 善本作鏌字略 萬辟 亦干將 必 淮 銑曰鍊鏌辟灌並言多也 善曰說文曰鍊冶金也賈逵國語注曰鏌銷也說文曰銷鏤金也辟謂疊之灌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

王粲刀銘曰灌辟以數質象以呈也 豐隆奮椎 直追 飛廉鼓炭 向曰豐隆雷師也奮擊也飛廉風師也使雷師舉椎風師扇炭以鑄劒也 善曰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劒之時雨師灑掃雷公擊橐鮫龍捧爐天帝裝炭烈士赴湯王逸注曰豐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

神器化成陽文陰綅 莫斗向曰神器造化而成劒兩面有陰陽有文章陰則平綅之劒也成言其若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 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莫耶干將曰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不解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婦俱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 善曰越絕書曰歐冶子干將鑄劒之時天氣下降地涌泉流金鐵乃濡欲斷髮翦爪投入爐中使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以成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漫漫閭閭甚重之

鈇而 善本無鈇字 而兩字 涤綺星連浮彩豔發 翰曰涤綺謂文章天與星連也浮彩謂色也豔發謂光起也 善曰綺光色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釰爛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丕劒銘曰涤綺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丕劒銘曰涤綺采色似采虹

光如散電質如耀雪 善曰莊子曰此劒一用釰齒掾切帝大牆上蒿行曰我帶長寶劒光白如積雪也

霜鍔水凝冰刃雲路潔 濟曰鍔鋒其利如霜其色如水凝亦冰也潔清也氣色凜凜若霜之清潔 善曰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素質堅而似霜造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鍔刀也字書曰

疑冰之絜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也

形冠豪曹名珍巨闕 銑曰豪曹巨闕並劍名也冠謂勝也珍謂重也 善曰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

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 向曰楚有寶劍鄭晉二君求之不得乃興兵圍楚三年楚王持劍登城麾之鄭晉之軍皆白首而死者流血千里 善曰越絕書曰楚王作戲劍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 向曰蛟龍也鴻鳥也越有寶劍而有駕駟車奔騰者以劍指之奔駟上飛不知其極灑猶擊也 善曰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劍而指之駟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

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 翰曰浮翮飛鳥也工能也絕亦斷也重甲兵之兩重亦得斷之云爾而已哉並助辭也 善曰浮翮鴻鴈也已見上注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劍當敵則斬堅甲也

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 善本作蜀字

光駭風湖 善本作胡濟曰薛燭風湖二人知劍者也言此劍神靈之寶舒卷不常奇模異狀乃能震動驚駭此人辟卷也神劍者皆柔可卷而懷之復可舒而用之也 善曰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越絕書為燭吳越春秋為蜀蓋一人也

價兼三鄉聲貴二都 翰曰越王句踐持純鈞劍以示薛燭曰有買之以市鄉二又以千戶之都可與之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三鄉二都何足言也言此劍價兼於彼聲貴於此二鄉而景陽云三鄉取對二都文之失 善曰越絕書句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

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良曰吳曰有湛盧劍而王無道劍夜飛去入水楚王得之秦王聞之求而不得興師擊楚楚卒不與之此乃先去吳而後傾秦者今先云秦者蓋取韻也 善曰越絕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劍去之入水行溱楚楚王卧而設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也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濟曰此劍之功為萬載之首威及無

窮揮之則敵不敢前執之者爲雄伯也冠首擁執也善曰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

可以從 子容

服九國橫制八戎 翰曰可以破從約之親服九國之服制御八方之戎九國謂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也橫大也 善曰過秦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而不敢進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也

爪牙景附函夏承風 向曰爪牙猶英雄人也景影也言此劍之威天下英雄來附者皆如影之附形也函夏中國也亦言承風而懼矣 善曰毛詩曰祈父于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人寇氏誄曰英雄景附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四海承風也

此蓋希代 善本作世字

之神兵 向曰劍能威天下故比之神兵 善曰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 銑曰驥馬也奇逸之態超越衆馬 善曰天驥天馬也驥或爲機傅玄乘輿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皐之所觀天機也

稟氣靈淵受精皎月 向曰靈淵渥洼也月精爲馬皎明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遯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也

眸 莫侯

瞯 閑

照昭 善本作照字

玄采紺發 翰曰眸眼也瞯白睛也言眼黑白分明玄采黑色也紺青赤色此馬赤黑之色 善曰趙岐孟子注曰眸目瞳子也說文曰瞯載目也說文曰紺深青而赤也

沫如揮紅汗如振血 銑曰沫口沫也揮散也紅沫色紅也汗流赤色如振血下 善曰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染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

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 濟曰秦青方堙二人名皆善相馬知其尺寸遲速衆相也若滅者言良馬行疾若滅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此者絕塵弭轅

爾乃巾雲軒踐朝霧 翰曰巾飾也謂馬行疾若入雲霧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雲軒已見上

越 善本作赴字

春衢整秋御 良曰越春衢者所以游於春時以騁其駿也秋御駕也所以秋乘也 善曰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秋駕法駕也

虯踊 勇

螭騰麟超龍翥 銑曰虯螭亦龍也麟神獸踊騰超翥並疾飛也 善曰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虯劉梁

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纖阿爲右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螭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也

望山載奔視林載赴 向曰載則赴告也 **氣盛怒發星飛雷** 善本作電字 **駭** 濟曰駭驚也 善曰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也 **志陵九州勢越四海** 翰曰神駭之心遠也 **影不及形塵不暇越** 善本作起字 翰曰行疾影不及隨其形塵雖起已去塵遠也 善曰劉廣廿七興曰駿駔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興也 **浮箭未移再踐千里** 翰曰浮箭謂水漏刻日時節者言刻未移已再及於千里之道 善曰浮箭謂漏刻也 **爾乃踰天垠越地隔** 向曰垠畔隔界也 **過汗漫之** 善本作有所字 **不游躡章亥之** 善本此有所字 **未跡** 銑曰汗漫能游天者也大章豎亥亦捷行步者也言此馬行過此三人行歷之跡 善曰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 **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 銑曰陽烏日中烏也夸父鄧夸父杖策競走此馬行過之故烏則下羽而夸父投弃其策也頓下也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爲鄧林 **斯蓋天下之儁乘** 銑曰此馬天下儁乘也 **子豈能** 善本無能字 **從我而御之乎** 濟曰御乘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良曰大梁郡出黍瓊山出禾此將說滋味口腹也此篇所述鳥獸魚蟲之類皆謂食也 善曰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 **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向曰堯有后稷主播種百穀也播布也神農帝嘗百草味將使人食之華苗也 善曰尚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也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良曰六禽鳧鴈雉鴽鶉鷃也四膳四時所食各異其肉也肴肉也 善曰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鶉鷃雉鳩鴿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向曰海中滋味者錯雜言多也陸毛獸也 善曰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翰曰伊公伊尹也爨然也鼎煑器也庖子庖丁也所以宰割肉也

善曰伊公伊尹也韋昭漢書注曰爨灼也庖子庖丁也味重九沸和兼勺知略藥音略翰曰伊尹云五味九沸乃可食之取其熟九陽數之極勺藥五味相和也　善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爲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爲之節也文穎上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晨鳬露鵠霜鷄丁刮黃雀向曰鳬鵠鷄黃雀皆鳥名晨晨飛露露宿霜霜飛也　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鳬霜露降鵠鷄美南都賦曰歸鴈鳴鷄楚辭曰煎鰿臛雀王逸曰臛黃雀也貞善本作圏宁桉星亂方丈華錯濟曰貞案方丈食器也星亂華錯言多而美雜也　善曰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封熊之蹯煩翰音之跖之石反濟曰封大也熊獸名蹯掌也翰音雞也跖足也　善曰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胹熊蹯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鶤髀薄米猩脣髦殘象白良曰鶤鳥也猩髦象皆獸也殘謂爲猛獸所食之殘者亦猶豺殘也白謂脂也亦猶熊白也　善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㒞燕之髀孫炎爾雅注曰㒞胡圭切說文髀股外也裨爾切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美也髦

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曰鷩臛羊殘炙鴈煮鳬也靈淵之龜萊黃之鮐翰曰靈淵深淵也萊黃地名出鮐魚　善曰七啓曰寒芳苓之巢龜鹽鐵論曰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也漢書東萊郡有黃縣說文曰鮐海魚也待來切丹穴之鶵善本作鷚字玄豹之胎向曰丹山之穴鳳鶵也豹獸名胎謂小者　善曰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說文曰鷚鳥大鶵也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也燀昌善以秋橙直耕酤添以春梅向曰燀煮酤和也梅橙果實也其味酸以煮和諸味橙秋熟梅春熟　善曰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杜預曰燀炊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酤以醯醢和以蜜飴廣雅曰沾益之酤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接以商王之箸直慮承以帝辛之杯銑曰商王即帝辛紂也紂用象牙爲箸玉爲杯也　善曰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陳玉杯象箸韓子曰紂爲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也范公之鱗出自九溪濟曰范蠡養魚之通稱九溪謂池中爲洲渚數有九也溪池也　善曰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爲生之法

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切爲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

赬尾丹鰓紫翼青鬐 音耆翰曰赬丹赤色此說魚尾鰓翼鬐之顏色也 善曰毛詩曰魴魚赬尾丹鰓已見上文上林賦曰捷鬐掉尾振鱗奮翼

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 翰曰支離古之屠人也鍔刃也霜者利也肉之紅者如綺素白者如雪肌膚皆肉散落爲刃所破之 善曰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泙漫名也蓋人名也泙普彭切霜鍔已見上文七啓曰玄熊素膚又曰離若散雪也

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翰曰婁子古之明目人也厠比也謂厨人切割魚細薄之妙雖明目者能割析毫釐之小者亦不能比此細也 善曰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爲重也

繁肴既闋 苦決 **亦有寒羞** 向曰肴膳闋終也寒羞謂朝之食也謂繁多之膳食既終亦有清朝所進滋味者羞進也 善曰蒼頡篇曰闋訖也周禮曰朝事之籩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也

商山之果漢皐之楱 七豆反向曰商山名漢皐漢水之畔楱果名 善曰漢書曰四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已見西都之賓漢皐已見南都賦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楱亦橘之類也音湊或曰楱

析 先歷 **龍眼之房剖椰** 以嗟 **子之殼** 口角反向曰龍眼椰子果名剖開破也房殼皆皮也 善曰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支而小味甘又曰椰樹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凡物也內盛者皆謂之殼苦角切協韻苦豆切

芳旨萬選承意代奏 良曰芳香旨美奏進也謂香美之味萬度選擇承意所欲更代而進之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選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奏進也

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 良曰荊南豫北地名烏程竹葉酒名 善曰盛弘之荊州記曰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篇曰蒼竹葉青宜城九醒酒也

浮蟻星沸飛華蓱接 銑曰酒上有浮者如蟻星沸言多亂也如花之飛水蓱之泛相連接者也 善曰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蟻如蓱也

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 向曰玄石古之知酒味者儀氏善造酒者 善曰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

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 良曰罍樽也流湎醉也言酒淫多而醉千日一醒也 善曰薛

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漢書谷永曰流湎媟嫚千日已見上文

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 翰曰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單酒王欲與軍士共之則少而不徧乃傾酒於水上源令衆士飲之士卒皆醉乃感惠盡力而戰晉師大敗之醪酒也單謂一樽也告捷克勝之名 善曰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 銑曰歆食羨美也觀見聽聞也煒曄盛貌言此滋味與酒人神所食美之見者以爲盛也 善曰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璞曰煒曄盛貌也

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 濟曰御食也

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 昔

毒之味 濟曰耽樂爽亡饌食也腊乾肉 善曰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賈逵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

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 翰曰人以恬淡寡欲清心爲務以理天下此皆有益於時無味於口若專食肥鮮則必喪亡其正道之味故比之有毒腐腸之藥可以害人亡國之器謂象箸玉杯紂用而亡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

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運 善本作徵字

大人有作 良曰融通啓開徵應也上說公子皆不入今說晉朝之德以曉之言晉通上皇至理之風也晉金德王故曰金華開應也大人天子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晉爲金德故曰金華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良曰晉德之明則繼曰照於天下比天覆於萬物而大居中土也配比光大宅居也 善曰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

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 銑曰基本崇盛也姬公文王也言以德爲本則盛於文王之處岐山之陽 善曰姬公文王也文王處岐已見思玄賦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 向曰有殷湯也言湯所都地名也 善曰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人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

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 翰曰南箕星名

王風風所以養物暢通也畢星主雨離著也月行著異則雨也雨可以潤物雲所以致雨言膏德如風之養物雨之潤物故通其政化豐其惠澤　善曰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商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畢者風雨也　皇道煥炳帝載緝熙　安人廣惠炳煥謂煥然明也　善曰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也　遵導氣以樂宣德以詩　濟曰導引也言引和氣以樂宣帝德以詩頌文王之典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伏陽多遁蟄蚑蟯蠕動之蟲無不得其所以樂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官　善本作時字翰曰雲官黃帝時鳥官也言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郯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皇適至故以鳥紀為鳥師而鳥名也　王猷四塞聲　善本作寧字銑曰猷道謐安也言夏適中國中國安靜也　善曰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已見上文爾雅曰謐寧也　丹冥投烽青徼　叫　釋警　銑曰丹冥南方遠處謂蜀也言蜀以破投去烽火不設兵守青徼東方謂吳已平釋捨戍候不用卒也南方亦故云丹冥遠邊也　善曰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羌之野南至交阯丹粟荊北譬後漢書曰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中為夷狄之界　却走金本無走字　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　善本作吳字　之鼎　翰曰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理田農也車營田之車鼎鑄金為器有德銘於上昆吾地名作鼎之處也　善曰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下有道脩於內正而已故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也　羣氓　善本作萌字　反素時文載郁　向曰羣氓也反素樸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耕父推畔魚堅讓陸　向曰推亦讓也魚堅謂捕魚人也凡釣魚者據於陸而臨於水今流王化皆能有讓不先自安於已也　善曰文子曰黃帝之化天下漁者不爭坻也　樵夫采薪後之服　翰曰樵夫采薪者也　善曰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即樵夫笑穴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劒免其危冠左後服戎士衣也恥危冠願事君也笑短服不用兵也　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

氏傳曰人有十等僚臣僕僕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

六合時邕巍巍蕩蕩 良曰六合四方上下也邕和也巍巍功高也蕩蕩德廣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玄齠 徒堯 **巷歌黃髮擊壤** 濟曰齠亦髮也謂玄髮童子黃髮壽人並歌謠於衢巷田壤之中也堯治天下大和有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蓋和平之至也 善曰埤蒼曰髫髮也髫與齠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

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 銑曰古者文字未生而伏羲氏畫八卦以代之言晉之和平法令寬理道出百王亦猶伏羲解去結繩之政也陶唐堯也堯爲象刑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 善曰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音蒙也

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 莫百反銑曰華中國也裔遠也流荒窮遠之地貊夷狄總名謂中國之遠窮荒之地夷狄皆來王於晉德也 善曰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貊孔晁曰貊夷之別也

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 向曰輶軒輕車也被及也正朔日月歷象之數 善曰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祕府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感越常重譯至也

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 翰曰駿疾也稽顙手至地而拜也委質謂屈身也重譯謂易夷狄之言以宣於帝聽也 善曰毛詩曰駿奔走在廟喻巴蜀曰稽顙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也

于時昆蚑 岐 **感惠無思不擾** 向曰于時謂當時也昆蚑昆蟲也帝德及於昆蟲故感惠也而天子之心無所不及也擾猶及也 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說文云蚑行也凡生之類行皆蚑也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擾馴也

苑戲九尾之禽囿捿三尺 善本作足字 **之鳥** 善本作烏字向曰苑囿天子育禽獸九尾禽狐也一足鳥烏也皆天子有至德此物乃見狐游戲於苑禽與獸通言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翥於茂林蔡邕曰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

鳴鳳在林夥 禍 **於黃帝之園** 翰曰黃帝齊宮有鳳皇來止於帝園夥多也 善曰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曰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爲夥

有

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良曰帝孔甲好養龍盈過也沼池也 善曰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 萬物烟煴於天地交泰 良曰烟煴和氣也泰通也言天地和氣交通而不亂也 善曰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也 義懷靠內化感無外 濟曰王者之義心懷所感無內外皆同此無私之意靡亦無也 善曰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曰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 林無韋帶 翰曰被褐之衣逸人服也 善曰韋皮帶亦野人之帶山林之中無隱逸之人皆悅王道而來奉也 皆象百工兆發乎靈蔡 濟曰象刻百工傳說也兆發靈蔡太公也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刻其形象而求之文王卜出田於渭陽得太公以歸靈龜也蔡謂龜出蔡地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吕尚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將畋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而載與俱歸立以為師 譎 良曰擯紳軒冕衣冠車服也濟濟諸諸美盛貌 善曰封禪書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 擯紳濟濟軒冕譎 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擯紳先生之略衍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管子曰

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廣雅曰譎譎盛也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良曰二儀天地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遥同德與天地 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 濟曰蹶然而興謂跳起也 善曰莊子曰齊光也 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司馬彪曰蹶疾起貌 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猶 濟曰公子聞晉德之盛驚之而言堅志於狹陋守愚蒙之性堅固也狂猶愚蒙也 善曰鄙夫已見西征賦司馬遷書曰請略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猶乎狂者進取猶者有所不為也 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瘥 翰曰初大夫喻公子以音樂因游之事而公子怒而不應今風聞皇風聖美而怒解疾瘥亦如昔有仙人見二人爭寶仙人自毀千金之璧尚且不愛而毀之何況此乎爭訟遂止齊威王有疾文摯云王疾得大怒必瘥文摯乃不脫屨登王牀王大怒殺文摯疾乃瘥也瘥差也 善曰莊子曰庚市子盲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鬬者止也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猪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屨登牀履衣

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痊除也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部家之屋向曰蔀家幽闇也善曰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曖障光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向子游獵也蕩游也利刃謂劒也駿足天驥也老氏老子也攸所也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靡無也應從也善曰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也至聞皇風載韙于鬼時聖道淳銑曰載則韙是淳厚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韙是也千匪切尚書曰政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舉實爲秋摛藻爲春銑曰舉用賢能亦如秋時萬物成實也發禮樂文章如春之萬物榮美也摛發也藻文也善曰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也下有可封之人善本作民字上有大哉之君銑曰堯治天下和平比屋可封爵也謂下人皆遷善也大哉之君則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民或爲屋也余雖不敏請從善本作尋字後塵向曰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請從大夫後塵以從仕也善曰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援與桓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尋後塵也

詔一首

詔

漢武帝向曰漢書云武帝諱徹景帝中子謚曰武詔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於天下也此謂下州郡求賢良焉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覿帝而致千里翰曰以馬比賢人也踶躡也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踶躡也杜計切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翰曰賢人或以小節犯負時機而見棄累者則藏器於內可以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善本此有夫字泛方奉切善本泛上有夫字駕之馬跅拓弛式氏之士亦善本亦下有在字

御之而已濟曰泛敗也跅逐弛廢御用也良馬奔而有餘力者必敗駕車之儀也人有才器卓異必見疾而逐之黜而廢之也此亦在人善用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跅音拓或曰音尺

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銑曰其辭也察求也吏謂在官者民謂百姓也茂美盛也令其美才殊異於等倫堪任將相及奉使遠國者進之絕遠也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　善曰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也

賢良詔一首銑曰前詔郡國求賢良而賢良畢至此詔聞之策也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銑曰畫衣冠之象以殊於常服將使犯法者服之以當刑罰而人乃無犯者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形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良曰燭照率循俾使也帝德廣運日月所照之地皆循順帝道而求使用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莫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

周之成康刑錯措不用德及鳥獸向曰成王康王也錯置也　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向曰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四國名皆來服帝命晉灼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挹於甲切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氐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氐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

星辰不孛勃日月不蝕翰曰孛亂也

山陵不崩川谷不塞翰曰和氣流通不蝕星辰不孛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絕矣　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日月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濟曰藪澤也天子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皆應瑞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皇騏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

烏虖何施而臻此乎濟曰烏虖歎美之辭也臻至也言堯舜成康施何德惠以至於此哉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

夜寐以思若涉 善本無涉字 淵淵水未知所濟 良曰獲得夙早興起寐臥淵深也言早起以求賢良夜卧思安宗廟若涉於深水未知所濟度言危懼也 善曰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向曰猗歎辭也偉大也歎宗廟事大何以行道可以明光先帝大業美德者也 如淳曰猶詩曰猗歟那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 上叅堯舜下配三王 善本無不敬兩字 不能遠德 良曰敬達也堯舜三王之道能遠此 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 向曰子大夫謂賢良人也此天子之敬辭覩見也親面近故曰子大夫也 善曰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貫達曰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翰曰察明也言受我策文明我疑問皆書之以對述于篇章當親覽之咸皆著述也

冊 善曰說文曰冊符命也諸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弁錫衣服二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也

潘元茂 向曰文章志云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也少有逸才爲尚書右丞也冊符命也諸侯進爵受於王冊書其功績魏公曹操也錫賜也 善曰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告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侯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 良曰持執也節出外令得專事 善曰魏志曰建以示天子之信以明重旦之忠節也領統也 朕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也

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 濟曰不德謂無德也閔病也謂靈帝崩也越遠也西土長安也唐謂安邑堯所居也衛謂河內也 善曰朕謂獻帝也左氏傳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佗境尚書曰逷矣西士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

當此之時若綴 去

旒 流 **然** 銑曰旒冠上垂珠而綴於冠者言帝室之危如旒之懸然辭也 善曰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也贅猶綴也以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耳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 記

覦 逾 **連帶城邑**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

一人尺土朕無獲焉 良曰言天下叛逆而我無一人之棲尺土之分獲得也 善曰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即 善本有我字 **高祖之命將墜于** 善本此於字 **地** 向曰墜落也 **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 善曰論濟曰夙早興起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寢震驚悼痛厥其也 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永歎又曰假寐楚辭曰心震悼而不敢也

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

銑曰先正謂先帝之政也言非曹操祖父爲股肱之臣以輔佐先帝之政其誰憂我身者言曹公憂我也 善曰尚書曰臣作朕股肱耳自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鄭玄曰先正先臣爲公卿大夫也

乃誘天衷誕育丞相 向曰誘進衷心也誕謂生也言曹公祖父憂深於國乃進至忠之心於上天遂生丞相終保漢室丞相即曹公也 善曰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

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翰曰言曹公安理我國家大濟艱難我實蒙賴其功德保安人理弘大也 善曰尚書周公曰天受平格保乂有殷又曰用敬保元子弘濟于艱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也

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翰曰將封爲魏公授其古先常行之禮使曹公敬承我命也典常聽承也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 善本作失字 **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 向曰董卓爲亂之首故云初也興起也羣后謂諸侯也諸侯見王室遭難皆去其位爲王室謀安定之策而曹公則引進忠誠先開兵戎之行伍以除亂也攝進啓開也 善曰魏志曰董卓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起卓兵強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

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後及黃巾

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人 善本作民字

君又討之

翰曰黃巾賊張角自稱黃帝天兵三十六萬皆著黃巾於首也反易天常而謂亂天之常道也侵我三州謂青州兗州東平郡延于平人謂延及禍難於平居之人也而曹公討之大破翦除其跡謂盡殺也寧安也東夏洛陽也 善曰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人兗州遂轉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頊有不才子以亂天常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也

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剋黜其難

良曰韓暹楊奉並董卓將也專擅其威於關中賴曹公之功能退其禍難也勳功克能黜退也善曰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大祖遂至洛陽遷走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也

遂建許都造甘京畿設官祧

善本作字作兆

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

向曰祧壇域祀祭也建立造作獲得乂治也時洛陽宮室並爲董卓焚毀遷立都於許作我京兆封畿設置官班始寫壇

塋祭祀不失漢家舊事禮樂之物者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爲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

淮南懾之涉懌君靈用丕顯謀斬其陽之役橋蕤

懌猶畏難也丕大役患稜奮厲嚴須死潰亂也言袁術僭號爲帝於淮南曹公征之術畏難公之威靈大明之謀術乃棄軍而走曹公斬其將橋蕤於蘄陽蘄陽地名也授首謂斬獲其首公奮其威而淮南之逆懼公嚴整而袁術死亂 善曰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斬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蘄縣屬沛在陳之東也魏志曰術爲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於上曰潰也

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

翰曰肆恣也懾畏也

迴戈東指呂布就戮濟而殺之

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爲兗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轅 善本作軒字

將返張揚沮慈與斃睦雖

固伏罪張繡稽

乘

伏此又君之功也 向曰破吕布而還也轅車也張揚駐固皆敗而誅死也張繡降曹公沮敗斃死也伏罪謂誅之也稽拜也 善曰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爲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征吕布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睦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攻秉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 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銑曰袁紹逆天子之心南人也天子以紹爲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萬匹將攻許也 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翰曰寡少也寒心謂戰慄所懼漢寒心已見上文周易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君執大節精貫白日銑曰袁紹不全戰士無堅固之志 善曰翰曰精誠明信通貫白日者天下所見明也言曹公之心亦如日也 善曰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 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屆官渡善本作度字 大殲醜類良曰致及屆至也官渡地名殲殺醜惡也言至官渡大殲惡類謂破袁紹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

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屆于牧之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殛紛也爾雅曰殲盡也醜衆也 俾我國家拯於危隊庶此又君之功也 良曰俾使拯拔墜落也言使我拔危於若落之中也 善曰說文曰出溺爲拯也 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 濟曰洪大拓定也四州謂青冀幽并袁譚高幹二人名也咸皆梟懸也言皆斬首而懸之 善曰青冀幽并也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逐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梟懸首於木上曰梟也 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 銑曰海盜黑山二賊據處也迸散軌跡也 善曰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嗚呼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爲列侯 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 翰曰烏丸三種皆北狄也崇大也言其大亂已經二主故云二代袁尚因烏丸大亂近據塞北之地以爲叛逆而曹公經行險阻束馬懸車以上下之也一行羣逆皆滅逼近也 善曰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遼西

單于蹹頓尤彊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也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袁熙與蹹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蹹頓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也

劉表背誕不供貢職 濟曰誕欺也言背國家不供貢賦之職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犂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

王師首路威風先逝 濟曰首向逝往也言天子大軍將行向其衢路而威風之聲已先往所止而聞也 善曰廣雅曰首向也

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 銑曰百城八郡謂劉表所劇地也交臂屈膝謂來降自縛拜也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也

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 善本作所逞

欲 向曰馬超成宜據關中反同爲惡逆以相濟濱據臨河也河潼二水名逞縱也所欲謂爲篡逆也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玄賦曰飄飄神舉逞所欲

殄之渭南獻馘 古麥

萬計 翰曰殄盡也言盡殺之於渭水之南馘割耳也戰勝則割死人之耳以獻於君蓋計數也萬計言多也 善曰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

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

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 向曰鮮卑丁令單于白屋皆夷狄之名重譯謂使人傳易夷人言以宣於君也請吏謂請爲官吏帥職謂帥其職貢 善曰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毛詩疏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之羯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箄于爲單于疑字誤也箄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北羈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漢書曰卬笮請吏北面南夷也又曰鎮王降請吏然請吏請漢爲之置吏也

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 善本無之字

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 翰曰以曹公之明德班述天下宣而行之以爲風俗之美 善曰左氏傳史趙曰舜重以明德宣德於遠也

旁施勤教恤慎刑獄 良曰勤惠恤憂也 善曰尚書曰旁作穆穆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

罔攸兼于庶獄庶愼也 吏無苛政民不回慝 銑曰苛繁回奸慝惡也善曰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坐墓者而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服讒蒐慝杜預曰回慝惡也 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 濟曰敦重崇尊援引罔無秩序也百官紀世無嗣者引而繼之有耆舊美德前代立功之人無不吉序其功德也 善曰尚書曰敦敘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曰繼絕世周易曰今長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也 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翰曰格至也伊尹之高德上至皇天周公之明德遠照于四海比之曹公則無如德者若此蓋禮言之辭過實也方並蔑無也 善曰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此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無也 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 善本作胙字 向曰先王謂周武王明德謂周公太公祚之以土地封疆分之以民使主治之建立福祚也 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胙人七族 崇其寵章備其禮物 銑曰物文色之類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禮記曰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 良曰蕃衛謂援護也言左右輔佐其時王也厥其也世時也 善曰尚書曰率由舊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也 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徵難念功 翰曰周成謂成王管叔蔡叔也靖安也言其不安者謂其作亂也徵息也言息管蔡之難太公之功也 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人亦不靖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 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 濟曰錫賜也履足履使得行於四方專征伐之意 東至于海西至于 善本作字 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向曰穆陵無棣地名也五侯公侯伯子男也九伯九州之長伯長有罪者太公實得往征伐也 善曰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 世祚太師以表東海 銑曰祚福也太師則太公也爲周王之師言世福於我太師以明表於東海東海者齊也 善曰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

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良曰襄王之時楚叛王命晉侯與之戰楚人敗績王乃命晉侯爲諸侯之長賜以二輅車虎賁勇士鈇鉞兵器也秬黑黍鬯香草也令祭宗廟用之大開南陽之地以屬於晉晉於是當代作諸侯盟之王蓋尊之矣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爲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繄烏奚二國善本有之字是賴翰曰繄發聲歎也二國謂齊晉也言周室不壞亂是賴齊晉二國以爲援護蓋將封錫曹公乃引此古典者也　善曰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繄伯舅是賴杜預曰繄發聲也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荅天命導揚弘烈向曰上引古人此重述曹公也言曹公大明之德明安我身奉當天命引明大業也丕大保安朕我躬身荅當導引揚明弘大烈業也　善曰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沖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向曰綏安爰放也九域天下也罔無率循俾使也　善曰尚書曰綏爰有衆曰無戲怠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翰曰伊伊尹周周公言曹公之功高於伊尹周公賞尚卑於齊晉二國我甚慙也恧慙也　善曰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于兆人善本作民字之上良曰眇小也帝自謙也　善曰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永祖宗又曰託于兆人之上也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濟曰言思其艱難若涉深水之危懼也非曹公所濟我無委任之所焉淵深攸所也　善曰尚書曰肆予沖人永思艱攸濟已見上文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善本有常山字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持節善本作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銑曰慮謂御史大夫郤慮也　向曰金虎竹使符漢家符名第五第十符之數　善曰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郤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求竹使符也右善本無右字錫君玄

土苴子余以白茅爰契余善本作爾字龜用建冢社向曰諸侯有功則各以其方土賜之裹以白茅魏在北故云玄也爰於契灼也言於此灼汝龜以卜用立冢社也冢社立如天子社稷然也　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上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向曰畢毛二國名皆入爲天子之卿佐　善曰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也周邵師保出爲二伯銑曰周公爲太師邵公爲太保出歸於國則爲二[illegible]　善曰尚書曰邵公爲保周公爲師鄭玄毛詩箋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翰曰上言畢毛周邵爲內外之職此言曹公實宜居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翰曰其語辭也言丞相兼統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銑曰曹公先封武平侯言今更下傳魏國之璽敬將我命以信治華夏之人故武平侯印綬所傳授者宜上還於我此言却入武平侯印於天子也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親將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曰允信也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善曰左氏傳宰孔曰且有後命也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善曰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之國語泠州鳩曰爾民軌儀也使安職業無或遷志銑曰言無得或有遷移其志是用錫君大輅善本有戎輅二字各一玄牡二駟良曰輅車也玄牡馬也二駟八匹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也君勸分務本嗇所力人善本作民字昏作良曰嗇愛昏彊也　善曰左氏傳臧文仲曰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惰農自安弗暋作勞也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濟曰勸人農桑故粟帛滯積而多也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滯積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性亦副焉翰曰袞三公服也舄履也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袞卷龍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屨赤舄青絇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濟曰敦重俾使也　善曰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也少長有禮

上下咸和 善曰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孝經子曰上下無怨尚書曰用咸和萬人也 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向曰軒懸諸侯樂也佾列也謂以舞爲行列有六行行六人也 善曰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桂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 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 翰曰翼佐爰於也言佐我宣布風化發於四方也 善曰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遠人回面華夏充實 良曰回面謂臣服也華夏充實謂人富也 善曰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內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匈奴和親百姓充實也 是用錫君朱戶以居 濟曰朱戶天子禮貴之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朱戶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勗集白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也 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 向曰研精明智思天下之所難也哲智也帝天也 善曰鄭玄周易注曰研諭思慮哲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官才任賢羣善必舉 銑曰官者必以其才任使者必用其賢有善必舉之於朝善曰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材論語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也 是用錫君納陛以登 翰曰納陛者致於殿兩階之間使其上殿 善曰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爲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霤也 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 濟曰秉執也正色謂無私也處中處大中之道也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也 纖毫之惡靡不抑退 良曰百姓百官有纖毫之姦惡者無不抑折而退之靡無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善也 是用錫君虎賁奔之士三百人 向曰虎賁壯勇人也 善曰虎賁三百人已見上文 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 銑曰察天子刑法明其有罪無罪也糾察虔敬章明厥其也 善曰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彰厥罪也 犯關干紀莫不誅殛 舉力反翰曰犯國家之關禁于亂綱紀者莫不誅死之 善曰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也 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濟曰鈇鉞兵也 善曰蒼頡篇曰鈇椹也質也又曰鉞斧也 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 向曰驤舉也八維天下四方四角也言君如龍舉謂高也虎視謂威也旁眺天下恐不安也 善曰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虎視眈眈楚辭曰引八維以自導也

掩討逆節折衝四海 良曰掩襲征討其逆亂天子之節制者折挫奸惡衝突彊敵於四海之內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 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盧弓十旅矢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旅黑也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 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 翰曰基本也 善曰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也 明允篤誠咸善本作感字乎朕思 向曰允信篤厚也 善曰左氏傳曰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也 是用錫君秬鬯一卣酉 珪瓚副焉 濟曰相謂黑黍香草所以爲酒使供祭相也卣樽也瓚杓也以珪爲柄珪瓚皆玉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中樽也以圭爲杓謂之圭瓚也 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 良曰魏公之國置丞相官及卿大夫百卿如漢諸侯之法 君往欽哉敬服朕命 銑曰君往欽哉敬用我命使服用也 簡恤余 善本作爾字 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 良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也 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翰曰當簡閱憂恤汝衆士是信衆功用終汝明德也爾汝時是亮信庶衆也 向曰對當揚明休美也言當明我高祖之美命以安我漢之社稷 善曰尚書王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令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為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二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之齊世祖爲文惠太子納后鸞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南康王爲帝進梁王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彥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爲太后令梁王受禪表

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濟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 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不在賞 善本作不賞 故庸勳之典蓋闕 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勳功也 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閻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日貴史記酈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也 施佚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 善本有也字翰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咎謝之道少者蓋爲功至大不可報謝也佚等途道也 善曰言恩施既隆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貴上跡日物不荅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 要不得 善本得下有不字 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 向曰雖不可荅然要不可彊爲立名以壬天下使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宰臣也 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強爲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爲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遥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昭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 公實天生德爲聖廣淵 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也 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不改參辰 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 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景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 善

曰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念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在昔晦明隱鱗戢翼**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其明如龍鳳隱鱗翼而匿景也鱗翼也晦暗戢斂也　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銑曰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傅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也法言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搏通羣籍**劒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翰曰劒氣謂勇氣也太玄六韜云屈於一人之下申於萬夫之上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　善曰魏志毌丘儉傳曰儉以才略見稱文欽勇氣過人嘗謂儉曰公六韜云屈於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焉**辯析**先歷**天口而似不能言**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善曰七略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口如懸河注瀉不可窮其能言也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其**善本無其字**藁**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彩飾成也則輒削除其藁草之本

善曰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人為之語曰彫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為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為天子之信　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襄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以旌大夫以旌也**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銑曰客游梁朝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衍初為己陵王府法曹故以比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巳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翰曰薦為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為天下所譽而高者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還儀同王儉東閤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斯謂初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

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功隆賞薄嘉庸莫疇 良曰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 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也

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 濟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言少也介山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祿也言齊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厲高也 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 銑曰漢邴曼容位至六百石輒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爵祿也漢馮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 善同銑注

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 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麾衆也司部司州也代謂比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

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 向曰王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惟彼狡童窮極凶虐 善本作窮凶極虐銑曰狡亂也童謂東昏侯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媟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僮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也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 濟曰泯滅也謂東昏侯無道 善曰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

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 良曰鞠告也言告其軍旅誓戒衆士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翰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甲既鱗下車亦瓦裂 向曰言凶徒既殞其兵甲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

碎裂 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

致天之届拱揖羣后 銑曰届誅也言致天之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 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濟曰豐大之功厚利於人無得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 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大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德而稱焉

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滿也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燿四方也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 翰曰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蓋美言之其實無也 善曰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童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 濟曰元大茂盛勳功也 善曰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

而地狹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 向曰周賜太公履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恧慙也 銑曰輶軒輕車也萃聚也 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楊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鴞萃止也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 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略不言也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 善曰致誠誠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效志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良曰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爲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善曰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還而復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爲宋公脩張良廟教一首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脩張良廟

傅季友 翰曰沈約宋書云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爲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善同翰注

綱紀 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善曰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泥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 向曰泯滅也祀典謂祭祀之常典 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 銑曰管仲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被髮左衽矣狄之服言無管仲爲相則禮樂大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 善同銑注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 良曰易坤卦之六二爻辭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顏回照明以爲隣近也 善同良注

風雲玄感蔚爲帝師 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玄深蔚盛也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又曰以三寸舌爲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爲劉帝師也

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向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拔也橫流謂亂也 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剄說文曰出溺爲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良曰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土賢臣也冠首也仁德乃爲管仲之首孔子謂管仲爲如其仁 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綽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若乃神交 善本作交神

圯與之上道契商洛 翰曰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黃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爲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 [illegible]曰荅賓戲曰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

顯默之際窅然難究 銑曰籌策明默窅然深遠難以究探也

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 濟曰言于房之德深廣浩瀁不測其端涯也 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

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澒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塗次舊沛佇駕留城 向曰宋公行途次沛國立駕留城留城子房所封留侯之地也 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爲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停久也

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向曰像形昧暗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翰曰寔實也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永歎也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 善本作京字

者亦流連於隨會 銑曰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於其所謂夷門夷門梁城之東門也言太史公佇思想侯嬴之跡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武子則隨會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 善曰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爲原

擬之若人亦足以云 向曰擬此也若人言此人謂侯嬴隨會亦足以言子房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

可改搆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 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翰曰抒申刊缺烈業也 善曰廣雅曰抒渫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主者施行

爲宋公脩楚元王墓教一首 翰曰楚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 向曰彌益也 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

尊本敬始義隆自遠 良曰本始謂先祖宋公漢之孫也 善曰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 銑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彭城彭城屬楚故也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爲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素風道

業作範後昆銑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　善曰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卻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本支之祚實隆鄙宗濟曰支體祚福宗盛也宗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　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楊脩牋曰述鄙宗之過言也遺芳餘烈奮乎百世翰曰烈美奮發也　善曰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閏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向曰封疆界也翳然荒蕪莫翦謂無人翦除灑埽　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也感遠存往慨然永懷良曰感傷遠化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　善曰李陵書曰能不慨然毛詩曰維以不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銑曰愛其人懷其德者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　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追甄吉然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濟曰甄榮泯滅也漢詔魏信陵君守冢五家寔為不滅　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酆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也況瓜瓞庭結所興開源自本者乎翰曰言召伯信陵尚且如此況我興元王如瓜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彭城為本也瓞蔓也　善曰毛詩曰緜緜瓜瓞也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向曰蠲免復除也謂免除近墓五家謂長給灑掃便可常行也　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善注同

問秀才高第明經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明於經國之道第一者也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良曰后君也此述古之聖君至治者也　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體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濟曰體象大道功成而不居見其善者如望之不可及也善曰文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向曰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而問治身之道華封致乘雲之拜良曰華封有道之人也堯往見之而謂堯曰使聖人壽且富男子則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則使人之則何事之有壽則千歲之後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堯拜之善曰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或揚旌求士或設虛待賢翰曰揚旌舉也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揚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有振鐸語寡人以獄者揮鞉也用能敷化一時餘烈罕古良曰敷布烈美也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陰脩敷化二都威教克斗餘烈已見上文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銑曰寅敬惟思永長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審聽高居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祇懼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嘩殿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高居思危居安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旁聽受賢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賢未於上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居安思危以渴待忠實之臣嘉善獻道也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良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箴戒之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善曰爾雅曰簨簴也居載懷祇懼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祇敬也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祇懼也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利用賓王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於時用賓佐王道升進也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銑曰懋美也三道之要謂國體人事直言也此三者何者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

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今此四者何爲通也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盡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向曰以子大夫如鹽梅和羹實所屬望　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　濟曰周宣王即位不脩籍田千畝之禮以爲農先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實在於農宣王遂納其言　善同濟注

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　翰曰漢文帝即位亦不脩籍田賈誼諫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帝乃躬耕以勸百始也籍田之禮天子三推　善同翰注

良以食惟民天農爲政本　良曰人以食爲天若無人不生也　善曰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銑曰假如以金爲城以湯爲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善曰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成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　向曰前經謂籍田也寶重也種曰稼斂曰穡　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　濟曰祥善也擇善之日將行籍田之禮也青旗籍田之旗也肅敬也膏膏腴也朱紘冠飾也戒勑典法也言勑正其常法　善曰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　又曰昔天子爲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爲紘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　翰曰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呂氏春秋曰菖始生於是耕也穫收苗也愆失也　善曰氾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華落復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

清甽古犬冷風述遵無廢　良曰甽田中爲隴廣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畝冷風所以養苗明述其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遵法也　善曰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甽欲少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夬必中央師爲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夬決也必於苗中央師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

而釋耒盧對佩牛相沿莫反　向曰釋廢也未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劒者謂之曰汝何爲佩牛春夏不起田畝言刀劒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

爲如水沿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　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沿緣也

兼貧擅富浸以爲俗　銑曰富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爲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　善曰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今爲孝後二固宜是革浸以爲俗豈不謬哉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中下均易之懼驚煩愚民也擾煩也　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二爲井也

潟　音赤善本作舄

鹵　魯

可腴恐時無史白　濟曰潟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膏腴恐則時無使起白公爲渠引水溉之也　善曰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爲秦宮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向曰矢直也言易田引渠之術可廢興者直陳其謀　善曰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　良曰大易易也易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敬法卹刑虞書茂典　向曰虞書舜典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欽敬恤憂茂盛也敬法憂刑恐其不中此爲盛典

自氓俗澆弛　式氏

法令滋彰　銑曰氓民也弛廢也言民俗澆薄廢本逐末也滋多也　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爲天下渠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渠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

肺石少不寃之民　善本作人字

棘林多夜哭之鬼　翰曰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寃肺石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主司收之春秋元命苞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無辜也言寃人且多復有無辜者　善曰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尚書琁璣鈐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　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昃食晚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容貌興思慮言憂也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傷秋荼之密網

惻夏日之嚴威銑曰荼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又如夏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言如張網看也　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氏傳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永念畫冠緬追刑厝良曰堯畫其衣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　善曰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徒以百鍰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宮剖也爰於創始也前古謂周也　善曰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鐶孔安國曰六兩曰鐶鐶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也

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善曰韓子曰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廧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五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儀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翰同善注

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銑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入為宮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牘　善曰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興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冀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二途如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濟曰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乖爽不能必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也　善曰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書云一曰政二曰貨次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名　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入政一曰食二曰貨也

泉流表

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善本作亡字向曰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乏懋勉也謂遷有貨至於無貨之處以遂其利皆勉力爲之　善曰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也既龜貝積寢緡旻繮舉兩專用翰曰古者貨用貝寶用龜比今之用錢以緡繮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廢也緡繮皆繩也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笇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千繮孟康漢書注曰繮錢貫也世代茲多銷漏參三倍良曰謂用錢年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　善曰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

中產闕洊歲之貲鈗曰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者洊歲謂再歲也貲猶用也　善曰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三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洊飢字書曰洊仍也惟瘼莫卹隱無捨矜歎向曰惟思瘼病卹憂也言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善本寶下有命字卬巨恭斜之谷開而出銅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卬斜蜀中山名　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悛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且有後命事茲鎔範翰曰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爲錢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　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后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圓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　善曰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向曰赤仄錢也以赤銅爲稜言下有姧巧而私鑄者深以爲患榆莢亦錢也漢時以秦錢重難用更爲榆莢錢而後甚多而益輕也言今欲鑄錢赤仄榆莢輕重難爲權宜也　善曰言今欲爲錢若赤仄則姦巧學鐵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貲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其輕重也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銑曰開用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　善曰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翰曰理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

改憲勑法審刑德之原

濟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曆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琁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亡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良曰唐官堯之官炳明也鄒說謂鄒衍說天五勝歷數之事　善曰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

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

良曰堯時乃命羲仲嵎夷嵎夷山名日出處也廢職謂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　善曰言司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已見上文

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

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執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　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

紛諍空軫疑論無歸

銑曰謂律歷五行日月之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　善曰方言曰軫戾謂相乖戾也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

翰曰纂繼洪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　善曰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濟曰言令日月光輝美而相應風雨四時和順也　善曰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

良曰克能旨美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今欲使如堯能明俊德之美不遠而羲和敬順天時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

道乎子大夫秀才也善曰尚書曰克明俊德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爲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建丑月爲正今十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爲可分別明白書之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翰曰秉執也籙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四時乏不失也善曰尚書琁璣鈐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書云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今未歌者謂其未治善曰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銑曰明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召賢良之處殿名也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隧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良曰今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恤貧緩賦省繇慎獄向曰憂貧人寬賦稅省繇役慎刑獄善曰應劭曰繇者役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濟曰四境無段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稌杜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翰曰稌稻穀也豳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言今必多此歎者盈多也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豈布政未優將疲善本作罷字民難業銑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爲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善曰

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

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良曰爾汝宏大罔無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將崇論宏義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

向曰惟辭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　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上叶星象下符川嶽

濟曰叶合符同也上合星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乞即象河海三公又象五嶽也　善曰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位

善本作職字

揆務分司

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有此六者具脩則爲人紀綱皆可從於主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　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

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

向曰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爲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也忒差也言下人皆不差失　善曰左氏傳郯子謂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立雉爲五正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良曰工官也黃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爲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爲九官也黃序則黃帝也庶衆績功凝成也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宮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illegible]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　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元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眞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

銑曰周建官號有三百也漢位兼而倍之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

歷茲以降游情

善本作惰字

寔繁

濟曰歷從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怠惰之職者實繁多也　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若閑冗畢

善本作卑字

弃則橫

去聲

議無已

翰曰冗散之官言若

閑散之官盡爲弃廢則怨嗟橫議無已　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頴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也

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　向曰冕笏官之服飾也若官不事澄清之道則坐爲談譏者益復多積也彌益也　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

何則可脩善詳其對　銑曰則法言用捨二途何法可脩而行之善爲詳審以對我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　濟曰賢牧分陝謂邵公也　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友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爲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　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績功也　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爲邑起冢立祠

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　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翰同善注

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　鹽　**危之域濟**　善本作躋　**俗於仁壽之地**　良曰賢吏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之人俗爲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阽臨也域亦猶地也　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也阽危已見謝朓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

是以賈誼有言　善本有天字　**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銑曰吏之仁賢黎民不犯吏之不肖則民有惡則吏之罪也　善曰賈子曰吏能爲善則人必能爲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

頃深汰　太　**珪符妙簡銅墨**　濟曰頃猶向來也汰謂沙汰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爲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

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　良曰魯恭爲中牟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

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虫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蝮復不散也馴行也蝮蟲所以食苗者　善同良注

闕爾無聞 銑曰漢虞丘壽王爲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史縣令亦如此　善同銑注

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

羅之目尚簡 翰曰憮積弘大簡略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薪積之未久爲復網羅之目尚略　善曰毛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

豈薪槱由之道未弘爲網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悉侵誤執事之臣不盡意正辭以對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爲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罔圖

惟舊 銑曰上智之人且利於民而不迷於禮大賢之人彊於國稟諜於舊法皆取權宜以爲制度但利民彊國而已　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彊民不脩其禮也

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

貴救之而已　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藥飢癃者聞之可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 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秦繆楚莊盛也　善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謂更興也三王殊事謂改制也五霸殊俗謂殊風也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吾商伯大彭豕韋昆吾夏伯齊桓晉文戰國兼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 翰曰脩理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況文史也

弃本徇末厥獘滋多 向曰徇求厥其也　善曰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

昔宋臣

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 濟曰宋臣謂墨翟也漢主謂宣帝也鄭衛謂淫樂也 善曰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爲盜富則爲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急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 銑曰賤禮樂文章豈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爲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 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 良曰今欲專男士爲耕女士爲桑以資衣食鄉閭之間習於弓騎以備戰也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弓騎射也 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 翰曰五都謂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于時此五都人叛故欲先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亦學 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向曰奚何若如爾汝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 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 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河州郡爲羣賊分析以僭稱之 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也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濟曰宋人宋帝也失馭謂亂也淮汴分崩人離散也淮汴二水名 善曰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朕思念 善本作命字 舊民永言攸濟 銑曰舊民謂晉宋經離亂之民永言思其所濟也攸所也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故選將開邊勞 去 來 去 安集 良曰選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苦賜來其復居者使安散者使集 善曰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 向曰戎狄納言款誠通其和親而我則布德以悅之脩禮以制之 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故脩禮者王爲政者

彊也

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翰曰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爲美也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我如膏雨 善曰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也

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勳夷遽北歸之念 濟曰關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平齊都江南故云南望獯夷北狄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家之念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銑曰危葉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 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秦之將

無待干戈聊用辭辯 良曰言其易爲誅伐蓋用辭辯亦可定之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向曰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片言之辯一說曰可求而定之京兆左馮翊有扶風曰三輔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 善曰漢書曰

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二輔五州已見顏延之侍遊曲河後湖詩

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何以及之誰人或堪爲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 善曰爾雅曰階因也言進嘉謀當謂頌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撢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升 銑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昏侯無道北之於紂 善曰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

因藉時來乘此歷運 向曰謂東昏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數運會也 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

當扆永念猶懷慙德 向曰扆天

子屏風也慙德謂謙無德而爲人君也　善曰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　翰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敝季謂末年

衣冠禮樂埽地無餘　濟曰言如埽地而淨一無餘者　善曰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弃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

彫斲　善本作斲雕

刓方經綸草昧　銑曰彫斲刓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　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蘇林漢書注曰刓角之刓與刓剸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昧昧爽也

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　向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黃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略有分辨　善曰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　良曰百度法制也草創造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廩無儲　善曰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裨諶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　翰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　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

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銑曰惻隱內憂於心　善曰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　韓

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　濟曰芻藁草也以供廐馬之食課斂也　善曰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藁

愀子小然疚　救

懷如憐赤子　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疚病也言憂如病在懷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　善曰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

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　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下民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　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

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　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可乎　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

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　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賓王

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爲帝王之賓客　善曰三道賓王已見上文

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良曰此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不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　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俟良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　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學也　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

閉戶自精開卷獨得　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　善曰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誡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　翰曰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向牆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　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而而立也與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　向曰靡無也　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眞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銑曰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虛寡弗能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

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善曰翰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誡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良同善注

長纓鄙好且變鄒俗　翰曰鄒君好服長纓國人皆好長纓君甚患之因自斷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上之化下有如此者　善曰出韓子同翰注

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　向曰言以德薄於往賢而帝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學化下也

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　濟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蓋以祿利之使然也　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朕仰心　善本作傾字

駿骨非懼眞龍 善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馬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眞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銑同善注

輜 緇 軿 薄丁 青紫如拾地芥 良曰輜軿車也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紫轂塡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爲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 翰曰言學者懶惰游謂游戲以廢道業者十家有九 善曰惰游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季秒天下欲反十室而九也

鳴鳥蔑聞子衿不作 濟曰周書云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爲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爲學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蔑無也 善曰言士者攸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奇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孝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而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

弘奬之路斯既然矣 向曰弘大奬勸斯此也既然猶則如此 善曰小雅曰奬勸也

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 良曰立鼓於朝有欲諫君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矣 善曰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

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規 善本作蒲字

罕能切直 翰曰言諫人多非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 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

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 向曰將謂齊末法人多所忌諱此風

流而逐去乎　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　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而虛心受物不大乎此疑問之辭　善曰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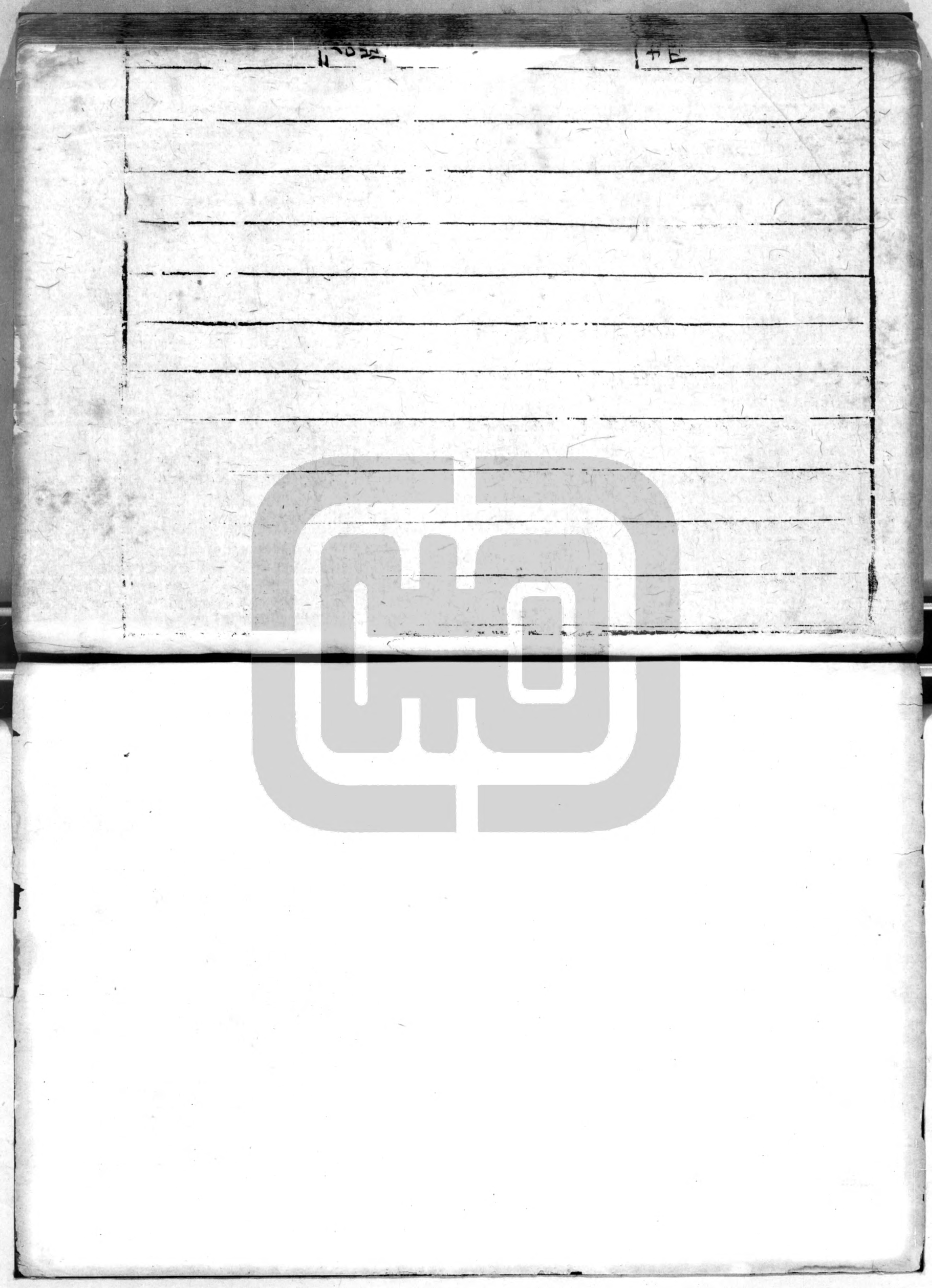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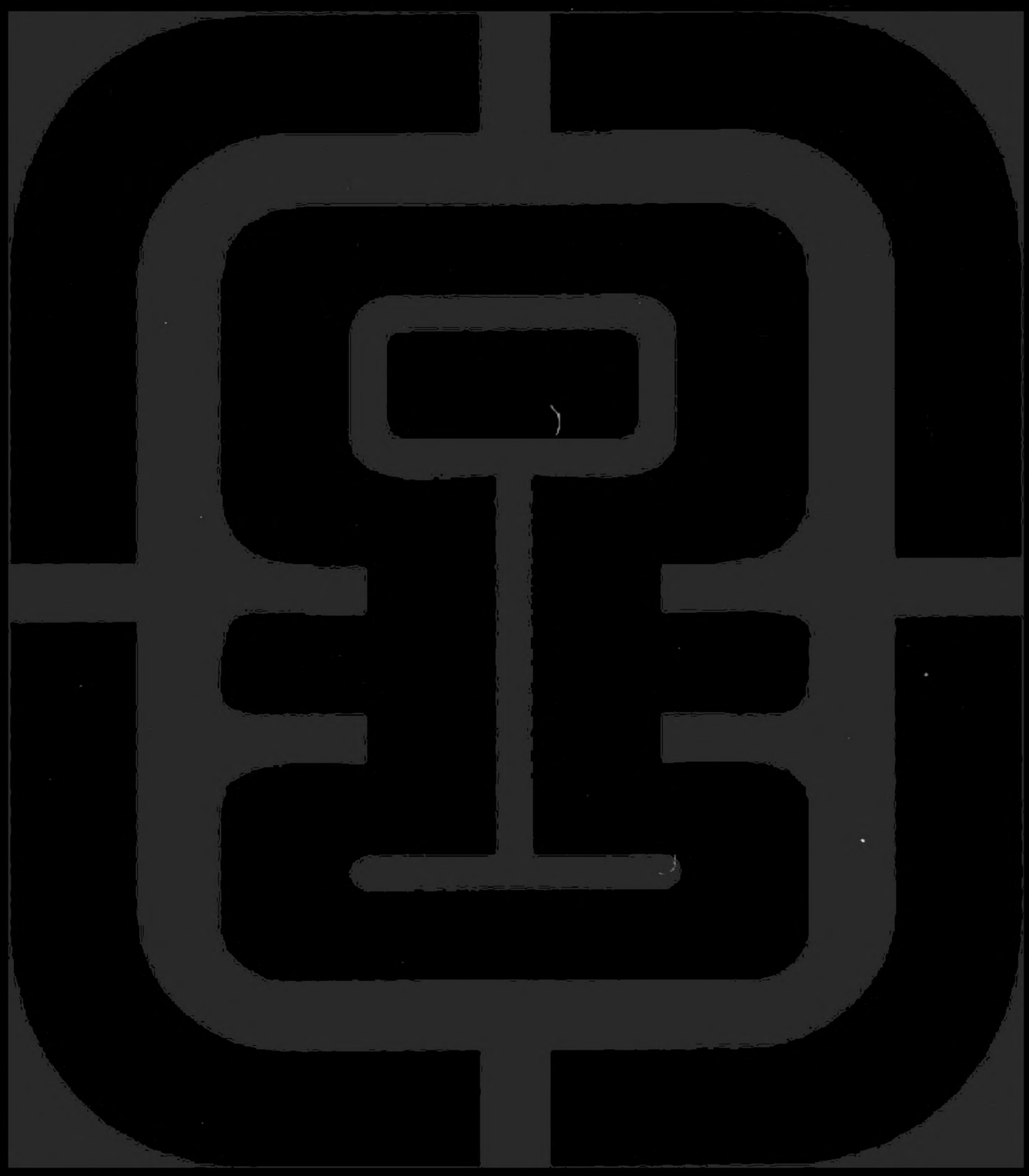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人　善本作民字　上　翰曰寓國介獨也　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　濟曰徙遷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鉅徙朔方詔不得以赦令除也

睚五懈眦仕懈有違論輸左校　翰曰季膺為河南尹宛陵大姓羊元羣有贓罪膺將罰之元羣乃行賂於宦豎膺乃坐論輸於左校睚眦不和貌輸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　善曰漢書曰原涉好眦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萬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流令丞也

而使直臣杜口忠讜絕路　善本作路絕銑曰杜塞讜互也　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列為諸侯報怨聲類曰讜善言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　向曰言我雖不嘗有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絕路恐大長之道有所不周　善曰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要之風也

悉心　善本作意字　以陳極言無隱　良曰悉盡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善曰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問其故無隱乃情也

六家文選卷第三十六